

玉兰
一瓣

沉甸甸的担子， 即兴的歌

◎明前茶

第一缕初冬的寒意已经袭来，卖水果的农家姑娘依旧在医院门口蹲点，眼巴巴瞅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中药，或者带着一张胸片或CT照片的人，带着一点心事重重的表情，从面前经过。偶尔，她会扯着嗓子唱上一小段，以黄梅戏的调子现装上了她需要吆喝的内容：“哎，山竹提子菠萝蜜味，戴帽子的大草莓味，哥哥嫂嫂你看啊，比那水果店便宜不少味，哎，风吹落叶天稍寒味，再来寒潮暖气就要开味，天干物燥水果好备起来……”

唱到这里，见有人驻足瞄看她的水果，她突然改成念白：“大哥大姐，15块钱两盒，保管你吃了把那烦恼放一边。怎么样？来两盒不同品种的？”

有人停下，买了新鲜草莓和菠萝蜜，爽快地付款。我选了16个山竹，也只要24块钱，姑娘热心教我挑选：“山竹最好是深紫红色，头上戴一顶绿帽子。果蒂要是变成褐色，就不太新鲜了，山竹颜色红得越深，吃起来越清甜。还有一个小窍门哦，把山竹翻过来看它的底部，中间长得像花瓣对不对？有些是四花瓣、有些是五花瓣，也有六七瓣的，外头有几个花瓣，里头就有几瓣果肉。底部花瓣越多，掂起来越坠手，说明山竹壳薄肉多汁水足。”

我笑她：“把这些窍门儿都告诉了人，挑剩下的你怎么卖？”

“卖到只剩一小半了，再降价呗。反正也没店面房租，挑着担子卖，一天下来能赚个一两百块，就很开心了。”

她是跟着嫂嫂婶婶们来做这些小本生意的，两箩筐水果堆得岗尖岗尖，估计有五六十斤重，以扁担挑着叫卖，一开始，她也挑得气喘吁吁，小腿粗肿，晚上回到出租屋，在热水里泡脚，脚杆上袜子的勒痕也久久不消。后来，她学会用腰胯微微摆动的力量来减少脚踝的压力，学会了“嘿呦”一声换肩，学会了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客人，而不是一味蹲着，她的力气也锻炼出来了，也有劲儿唱山歌了，与此同时，眼力见儿也锻炼出来了。“一般来讲，医院门口最好做生意了，还有啥事，能比生过一场病更让人想得通透？还有少儿才艺学校门口，接娃的家长，候着也是候着，买点便宜又新鲜的水果，他们乐意。”

我感叹她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她笑道：“要是留在乡下，晴挑谷子雨挑菜，冬天村里要组织人力疏通河道，那一挑子烂河泥运出去，也要百十来斤。到城里来卖水果，卖完了还去看公益电影，就算看黄梅戏，要是赶上有政府补贴的场子，还能便宜二三十块钱，我的眼界开阔多啦。”

她的担子沉甸甸，她的歌声嘹亮又优美，她好像从不知道辛苦与忧愁，她是这落叶纷飞的街道上一缕暖色的光。



冬之歌

◎吴璿乐

橡栗松实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见信好。这半年我没怎么在古本屋买书，真是不知道珍惜。喜欢的书价格腾高，普通书又提不起兴致，最近倒是在亚马逊、博客来、京东上买了些新书。

这几天寒潮降临，北方已有大雪，慈姑盆快要结冰。岁暮在日本叫作“年之瀬”，“瀬”即急流，以此比喻年末诸事忙乱。每到此时，街中民家多在门前张挂圣诞花环，样式各异，极尽巧思。今年早就想着要自己做一个，在花店买了冷杉、松柏枝，主体材料有了，却没有装饰的红果、松球一类。这些在秋天极常见，校内外到处都是，如今早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花店的人也说，像蔷薇果之类的花材，一般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才有，我去时已经迟了。想着吉田山中应该还能捡到枝条和果子，却总抽不出时间，又接连下了几天雨。看网上教程，一般大家都会用藤条缠出一个底环，再在缝隙内点缀装饰绿枝。近处花店的底环也已售罄，索性放弃了装饰，直接用枝条弯成了绿环。做出来还算周正，只是很费力气。枝条买得足够多，一连做了好几个，留着给朋友。

有一天午后，从周下课回来，

忽而从鼓鼓囊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好几个松球，说是从平安神宫捡来，没想到地上还有一些，赶紧用细铁丝把松球缚到花环上。又想起去年友人送了一包秋天的种子，是她爱好植物的孩子细心采集，翻了翻，找到几颗杉子，也固定在枝上，看起来热闹了不少。

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册毛利梅园的《草木实谱》，伊藤圭介旧藏，封面有圭介红纸签条略述来历，封面内有签条：“写真斋实谱 一册，梅园毛利氏以笔模写草木诸果实，其图精巧逼真，更有海藻数品附卷尾。”旁有圭介之孙笃太郎的小字，称此为丰后国本草学家贺来飞霞笔迹。卷首书名是梅园题写，钤有“横花园”（白）、“榊园直脚”（白）、“白山石英”（朱）三印，皆为梅园常用印。此外有“花绕书屋”（朱）、“明治十五年我龄八十”（白）、“明治十七年我龄八十二”（白）、“明治十八年我龄八十三”（白）等，都是圭介之印。此谱收入草木果实155种，海藻类33种，画风与著名的《梅园草木花谱》类似。当中有栗子、柏子、橡子、榛子、七叶树果子、枸骨实、棉花、落霜红、南天竹之类，都很适合做花环的点缀，无不小巧可爱。

提到果实，又想起乌桕，想起张謇从前在南通种植乌桕树作为经济树木的往事。日本近代以来也大量引种成材快、色彩优美的乌桕树，叫作“南京桕”。但本地传统山林保护协会近来却很不欣赏它，认为影响了原始林内日本柳杉的生存，呼吁志愿者在林中见到乌桕幼苗就果断拔除。不过乌桕美丽的果子早就成了冬天的常用花材，总能见到花店摆着一大束。

江户时代的这些手稿图谱留存极多，真让人羡慕。昔日伊藤圭介想不通，为何汉土绘画名家写草木花叶用笔细巧、赋彩鲜明，而本草学书籍的配图却如此拙陋不相称，“岂编书者初不致意于此，抑刻之者皆疏拙，不能使学者供考索之实用，殊可怪叹也”。汉土刻工自然不劣，应该还是我们的学者“不致意于此”吧，传统社会忙于科举考试的精英大概不会有观察描画植物的闲暇。就是在今日，此地埋头“不务正业”的人似乎也比我们更多些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有意思的现象？

天早已黑了，信就写到这里，年前还能收到信么？马上就要冬至了。

松如

壬寅仲冬廿六，冬至前四日

学说上海话

◎尹画

我是上世纪末移居到上海的。刚来上海时，不会说上海话，情绪各种拧巴，感觉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，数度想“弃甲归乡”。有一天，老公正式找我谈了下话，他说：“你好好学上海话，学说方言是融入城市的一道门槛，否则就像被一道高高的屏风隔离开来。”

刚开始学上海话时，日子挺煎熬。同事们老笑话我发音不标准。一个广州籍的同事，自己不会说上海话，可每次我一开口说上海话，她就笑得花枝乱颤。她还和我开玩笑：“你不要学说上海话了，让我教你广东话好不好？”还好，我铆足了劲，没听她的，我心里很清楚，

学说方言其实和学习外语一样，秘诀就是不要怕出丑，要敢于开口，多说多练就流利了。

学说上海话发生过不少趣事。有一回，香港上司来上海出差，中午请同事们一起吃饭，有一两个同事私聊时讲起了上海话。香港上司听不懂，但是好奇心和求知欲都极强，他说你们教我说说上海话。一个调皮的上海男同事，就教上司讲大小转弯。上海人把向左转说成大转弯，向右转则表示小转弯。可怜的上司第一天学会了大小转弯，第二天又忘记了，大转弯到底是朝左转还是朝右转？晕头转向搞不清。

又有一次，香港上司吃饭时坐

在我边上。席间，有个上海同事讲了句“王伯伯”。“王伯伯是什么意思？”香港上司打破沙锅问到底。“王伯伯就是姓王的老男人啊。”我很自信地说。结果，满桌笑喷出来：“上海话里的‘王伯伯’是指讲话不算数、办事不靠谱的人，哪是你解释的那个意思。”笑得我满脸绯红，不过，我也从此记住了上海话“王伯伯”的意思。

两年后，我已经能够说一口可打90分的上海话，心中的自卑感和孤独感不翼而飞。附加收获是听沪剧、海派清口和海派相声时，基本没有听力障碍了。至此，感到自己真正融入了上海。

芬芳
一叶